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五

康熙十三年甲寅九十二歲

正月　　　後學　通州詹堉　武陟王軺　校訂

初一日　　八世孫[illegible]十世孫[illegible]十一世孫[illegible]谷鑑刊

晨起拜　天地祖先往歲一人救之而起今子孫人救之始能起因誦康節先生焚香告天詩亦為一詩貽湯孔伯以孔伯視余九十文以康節擬余也康節安樂渾是道詞用精神整日書此語頗窺其微　我於古人審所從生平最愛堯夫叟先生生當全盛時羣賢功業乎何有不尋王侯鄰羣賢搏

挽乾坤道在手與來爲吟自在詩客至且飲歡喜
酒林間高閣望中看花外小車不來久焚香每讀
告天詩先生心事昭泰斗外王內聖此一身安老
懷少而信友湯子擬我愧非倫先生致敬不敢僞
懷古詩成欲寄君曉起東風儼在柳

初二日

邀尹芝仙周春雨二公以詩代柬　我生前甲申甲
寅九十一生平鮮嗜好有友願已畢浮家山水間
所幸得二逸尹君彥明宿妙得琴中秘仙乎復仙
乎春雨真堪述周公道侯父道氣凌凌未披琴時

一彈走筆皆音律星聚此山中田家了釀秫鶴背

楚聯翩願期此人日

初三日

賦得窮巷兩簞瓢　窮巷兩簞瓢李生與劉子劉子

產江南李生來北地所過固非將文能探妙理嘆

足因臨東自衒深所恥山水借不孤裘馬得[illegible]

初四日

或問簞與無人不騷動此時學問應如何曰古人無

事皆若有事有事卻如無事禹之行水疏瀹決排

皆是應如何而如何所以謂之行其所無事果能

行所無事天開地闢皆定數也不能行所無事鵲噪鴨鳴皆與事也居處揖讓三盃酒湯武征誅一局棋水到渠成易云天下何思何慮此是學問第一義

初十日

草堂小集詩　稿存原本

十一日

二尹子謚　稿存原本

十二日

祝程太守　稿存原本

十三日

輓裴柂初　稿存原本

二月

十一日

祝冀渭公　稿存原本

十二日

與崔六酯　稿存原本

二十七日

復崔玉階書　稿入集

三月

初三日

復宋與瞻　書入集

初四日

復熊伯遇　書入集

十五日

先正云添一箇喪元氣進士不如添一箇守本分平民余謂添一箇孝子仁孫勝添一箇狀元宰相此語人多信不及信得及便知孔顏之所以樂

十六日

老夫生平無他嗜好少年以俱存無故為樂壯年以

兄弟友朋為樂老來以兒孫師弟為樂此三樂者
真無窮極也人人有此受享人人不能受享

十七日

富貴貧賤均一非道也一則不處一則不去捫之而
乃以相平相平則失其所重鹿江村貧字見抬舉
人是從不去非道之貧賤看出千載下貧字見有
多少光彩

二十日

和李岫旭韻　病卧擁書差足娛到門老友起房軀
易從未畫機誰識琴到無絃調自孤添補他年留

束脩乾坤此日供飛芻素心相對忘晨夕久許烟

霞暫茲濡

二十八日

語張子發曰君子進德修業之事總是人情世故之

事人情世故不諳而曰吾進吾德吾修吾業於何

處見德之進業之修哉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二一忠誠盡之矣

四月

初二日

為知還堂集序　稿入集

初三日

恭儉美德也然不可以聲音笑貌為恭而以聲音笑貌為之則為大機械儉而以聲音笑貌為之則為眞鄙吝堯之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總一恭德之洋溢也禹之無間然美服冕孝鬼神盡溝洫總一儉德之發皇也恭儉之時義大矣哉

初五日

顯親揚名孝之大者人子皆知之然使親為貴人之親何如使其親為賢人之親聖人之親孔夫子之封啟聖公周程張朱能令其親配饗啟聖此是第

一等顯揚者

初八日

諸王爾韜曰孟武伯問孝夫子何不曰親有疾子宜

用心調養以瘳厥疾乃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此語

有多少打動人子處人子體此意而謹疾守身當

下便可升堂入室爾韜有微疾其父王卿爲之悶

方理藥因以此語之撼韓康伯有疾過神人之言

日當三服

十六日

入自勉　自憤　自悱　自反　自責　自修　自

進　自得　自成

八自戒　自暴　自棄　自用　自專　自矜　自誇　自私　自利

一戒一勉爲學始終之道盡是矣時時刻刻勿忘此言不患不升堂入室也

八自勉緣之一能自反八自戒緣之一勿自用一勉一戒能深造不已則自得矣此之謂自成功不到無不明掘井九仞虧於一簣不及泉猶爲棄井也今一之勉只算的今日事明日之戒只算的明日事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於我何有終其身只有一

自勉而已矣

二十四日

寄吳稜季書　稿入集

二十八日

頡兒讀唐史錄其人物之最著者數十人問誰當第一曰人各有賞識老夫生平最服狄梁公梁公事女主艱危動忍卒能返周爲唐功最大而心獨苦故第一老夫之所以醉心梁公者爲其能句容女主不沾沾自求潔身能忍人之所不能忍然又在婁師德包容中而已不自知師德人爲將相獨能

以功名終亦人傑矣哉嘗覽古人全身遠害自已

故獨有取於二老

五月

初五日

與浩溥沐浴溶漢暨用楨曰憶昔汝祖父讀書江村

一時應童子試者六人伯順謂余曰郎君等不必

俱發科登仕只本分孝弟力田愚不失前輩書香

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家今言猶在耳老夫倏忽

九十一歲曾孫應考者六人歸而錄其文令余觀

余曰江村老友已代余命爾之祖若父矣爾等第

舉此言以征便是孝友堂佳子弟

十一日

答李梅村問學書　稿入集

十二日

與劉一六郭公望兩社友論風俗　予曰里仁爲美去

紫陽以里有仁厚之俗爲美余謂仁厚多端大要

以子孝婦節爲重節孝多則仁厚莫美於此節孝

少則不美莫過於是余少時見六院出怨莫不首

重節孝衣有司月兩至鄉約所講聖諭聞有節孝

事則扁以旌之表行所以勵俗也節孝之所以自

處何嘗計人之知不知官家之旌不旌吾得爲世道計自當闡幽以詔後世或式其閭里或闢諸有司或書諸史冊或紀之文集馨香德於其子孫此之闡係何如余之所期於一六者以劉文靖自處所期於公望者以郭林宗自處二公皆能維風易俗者[illegible]闡余言而有當否

十三日

知廉勇藝四子各據之各成一人家歸於夫子之禮樂則成一大家矣六言六蔽六行各成一人家歸於夫子之好學則成一大家矣猶之吏戶禮兵刑

工六部各成一人家總而歸之於君若相則成一大家矣兩京十三省各成一人家合之於一代之君則成一大家矣唐虞三代漢唐宋六朝五代各成一人家歸之於元會則宇宙只是一家今之談學者朱陸之尊德性道問學分爲兩家聯湛陽明之格物分爲兩家此等處恐終難証孔聖之學而入堯舜之道衰年日日臥牀偶書此聊以遣病

十五日

君子小人兩不相容不獨小人不能容君子君子亦不能容小人不相容未有不相敗者安石新法之

行滿朝攻之不遺餘力明道曰新法之爲民害乃
吾黨激成之劉元城曰金陵亦常人而稱其善而
并以爲惡則人不信使當時諸君子多如二公之
恕則宋室之禍應不如是之慘小人不足深咎吾
深爲攻小人者惜之天啓時璫禍之慘亦諸正人
激成之高陽嘗云攻內魏宜少寬外魏攻外魏宜
少寬內魏一時並攻彼勢相合禍且立至此諸君
子之失也

十七日

明道令人不忍欺只此一語誠能動物令人醉心故

伊川每云此某不如家兄處司馬君實劉元城皆

其私淑之人而歸田之日溫公遺像尚及盡一二面

爭娃元城者香價湧貴皆至誠一念通乎神則貫

乎晝夜非可以襲取而僞爲也皆見朴實一流人

縱有疏失而天地鬼神鑒之天下後世信之彼姦

凶輩習巧百出而得罪鬼神乃更甚故人非無才

之患而不誠之患

十八日

兼山堂語錄　性一誠也誠一勿欺也閑邪之辨王

霸之分總之一誠不誠而已誠則爲集義不誠則

爲義襲集義所生心逸日休義襲而取心勞日拙

十九日

與崔玉階云自今天子宰相皆有好學之意足下以二三君子啟沃於其間則學之興也在指顧間矣況國子監興學之地貴門生興學之人此番選拔天下之人俱在斯文未喪足下豈無意乎

二十日

容城趙玉峯使君以卓異行取吏部[illegible]士民形之碑文志思諸紳士以衰朽受塵外之知以碑文相囑衰朽亦不忍以不文辭也扶病數言見我仰止之

意惟諸君子潤色之成使君一段光美　政苑民

玩政猛民畏假樂君子憲憲令德卓異方騰丙召

即起豫內循良闕中名士不依智巧不立崖異六

里容陽別開天地叒及朽人爲討邑史指授大義

善自裁處表正風俗首崇節義貞女乞言幽魂佽

遂邑有前哲風韻猶存使君至止重光里門君之

去矣哀此愚民藝貫多學先已得鄰甘棠永茂退

邇不遺五尺之石百世之思

二十一日

人有疑孟子勸諸侯以王天下與孔子之言不同蓋

孔子之時諸侯皆周所封建周之典禮猶未泯滅孟子時七雄非周所命者四而民彝壞亂極矣程子曰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不以爲主則獨夫而已矣君子救民於水火之中時爲之也

之十二日

一生苦樂惟人自取止爭看的破看不破少之時謀望於進取得失分而憂樂形焉得者幾人其壯也馳逐於功利貴賤別而榮辱招焉貴者幾人其老也屬意於子孫賢不肖異而成敗係焉賢者幾人看得破皆天定之數豈容一毫介意於其間此等

處既無介意則無時無處而不可饒天地四時之趣視世人之毀譽欣戚浮沉聚散爭如我山房白雲之卷舒無定形來去無定方也古之達人高士誰非吾師誰非吾友其無愧怍於心者自然睟盎於面故學者須尋孔顏之樂無此樂終難語自得

二十三日

許典三問孟子以盡心知性爲知天存心養性爲事天某今倒轉用之先以知天事天爲存養工夫何如日循序漸進聖賢垂訓立教不得不然到深造自得之後則左右逢源感而遂通有何倒用博文

以約禮獨不可約禮以博文乎獲上以治民獨不
可治民以獲上乎尊德性而道問學獨不可道問
學而尊德性乎學者最怕有此執見

二十四日

學聖人只論工夫本體是天生成的一副完全家當
萬物皆備無容言也情遷物誘之後本體喪失工
夫所以復本體也反身強恕是復本體的工夫終
身反身終身覺不誠終身強恕終身覺不恕用一
分工夫復一分本體工夫只在本體上做性命是
本體盡性至命是工夫明德至善是本體明明德

止至善是工夫

二十五日

氣運之升降風俗之醨漓謂爲一定之數不可挽回則至誠之位天地贊化育善降祥而不善降殃者種種皆聽於天地造物而已毫不得操其權則聖人亦造物中之一人耳安所稱造命而至命哉謂無一定之數則堯之水湯之旱豈燮理之無道耶有定者有定之數也無定者無定之數也聖人總任運以無心豈容一毫執見私意於其間嘗聞愚夫愚婦有一念之誠亦足感動天地鬼神者此亦

有其數在焉余嘗過金提店士人爲余言郭巨埋兒事歷歷然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莫知其他者孟子傷其舉一而廢百孔子美其篤信而守死行雖過而志可憫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意如斯

二十六日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謂一毫不可移易者此拘儒拘泥之論非達人見道之言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聞道之人命自我立豈制於修短之氣數哉孟子曰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故學

鄒侯曰君相不宜言命甯直君相士君子不論窮達獨善兼善皆不可以氣數自諉鹿江村嘗云有志之丈夫不受制於造物知言哉

二十七日

憶前癸丑余與鹿伯順楊爾承同赴公車時伯順銳意嚮學進取之意勃然余謂之曰人生何事最樂伯順曰樂莫樂於好學爾承曰人皆以學爲苦而子獨樂之何也伯順曰王汝止曰不學不樂不樂不學愈學愈樂愈樂愈學此趣非深嗜之不知其味爾承曰只發真道統一事亦可笑其得謂之學

太伯順曰發實道統謂少涵養可也然自任之責魄力之大豈尋常章句中人耶陽明指富瀟不動心不能不動心於王泰州講學能令樵夫聞道曰離山十里柴在家裏離山一里柴在山裏此豈可輕言泰州哉學問宜痛除將就習氣純一無偽以義理用事一徇形跡或稱兵向闕以爲忠或理兒割股以爲孝或伏節斬[illegible]以爲法或觸槐曼面以爲勇六言之所以六蔽也學之外別無可樂矣樂學歟曰宜三復

二十八日

一部易經括於乾之一卦乾之一卦括於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一爻其所爲終日乾乾者何也進德
修業欲及時也德之進也無跡可尋業之修也有
事可據忠信以進德立誠以修辭忠信與誠豈二
物哉進德修業豈兩事哉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一者誠也此可依居業說

二十九日

學問要有頭腦無頭腦從何處下手下手做到何處
終身茫蕩畢竟一無所成高忠憲曰學問起頭要
知性中間要復性了手要盡性只一性而已堯舜

湯文周孔諸大聖人滿不得此性之分量然其下手做工夫總之一敬而已故性以敬知性以敬復性以敬盡先儒每教人居敬窮理所以明此性也以友輔仁所以共明此性也得此把柄在手則日用間應事接人物飢食渴飲無時無處而非性之所流行散見也

三十日

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景逸先生曰情之發性之用也性之體不可見故見之於未發未發一語實聖門指示見性之訣靜坐觀未發氣

象又程門指示初學者攝情歸性之訣

六月

初一日

與李友郭書扇　老夫病起每與友人念孫競夫焚香告天詩渾是吾夫子老安少懷心事近與友談風俗舍孝弟更無可言孫婿友郭庆子辛丑間會攜其弟侄夏峯聞此言最恐者不煩老夫娓娓第念子兄弟節孝之裔孝弟固屬天性而應事接物時時當以此念推之紹聞衣德竊有厚望矣

初二日

學者須先有一段靜氣方可言入道有靜氣則不[illegible]
聲色精神收斂心志亦漸淸明動靜合一是就已
成言已成則無動靜之可分靜固靜動亦靜也兵
雖百萬無異疏水曲肱學未成則無端之擾攘滅
於東而生於西此須時時戒愼恐懼體認天理驅
除人欲方可收戰勝之功

初四日

久不雨苗將稿矣師旅饑饉一時俱見切念旱潦者
天時也溝洫者地利也引而導之者人力也督人
力盡地利停徵減稅以佐天時之不及者善政也

前遊穆文簡公有言江北之待天時不如江南之盡人力盡江南之人力不如修三代之善政今之修善政者蓋難乎其人矣

初六日

苟郠陵訪陳太邱驚太史之占至今傳爲盛事文若道似伯夷陳羣曾著之膝上者家教謂何乃皆爲曹用文若至加九錫始悔晚矣羣之仗殺伏后亦太忍矣太邱乃有此等子孫耶三國人才之盛然識題目者獨有孔明一人宋儒猶謂其行不著習不察吾不知其所謂著之察之何物何事也題目

不得淸楚下筆安得有好文字不識甚而亂做者

此等文字正自不少

初十日

孔子之謂集大成春秋以前之公案惟孔子定之朱子集諸儒之大成春秋以後之公案惟朱子能定之朱子殁陽明指朱子晚年定論而朱子之議論始定則朱之後陽明之集大成可知也後之學者尚喨喨何哉

十二日

客問學是如何事夫子一生時習不厭日盡性以至

命盡人以合天總只一學字徹始徹終無內無外對已曰自成對物曰兼成已在物上成成物方謂之成已學在篩上學不厭自能不倦總只是一箇心一件事堯舜之性性此也湯武之身身此也五霸之假假此也賢知之過過此也愚不肖之不及不及此也惟學能合過者不過不及者無不及而假者歸於真此夫子時習之功所以爲萬世斯文主盟也

十四日

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要知夫子所以與二

二子者果是何物眞是無行不與知所與則知所
取矣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有一時一事而非財成輔相以左右其民者乎
財成輔相合而言之無有餘不足之分亦無天地
之分也財成正所以輔相輔相正所以左右斯民
中庸贊天地之化育其謂斯乎非孔子其誰與歸

十六日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
移此就其常理言之孟子必曰性善程子乃以自
暴自棄專屬之人爲此亦各就其所見而極言之

以證夫子之意非與夫子之旨相悖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性豈有不善者哉率性之謂道乃知不道者不率性者也修道之謂教則約人之情使合於性變化其氣質而歸於理耳一有執著便成三說矣

十七日

憶爲兒時　母夫人多年病嘔吐苦不知醫坐視其病困不能以身代余自二十三遭先君子喪亦瘵嘔吐多年兒輩苦之時與醫講說漸有所知年過六旬病始脫體切愧平生不能療母疾今幸借兒

以瘳已疾也醫以手足痿痺爲不仁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與氣已不相貫皆不屬已故狀仁之妙莫切於醫狀醫之妙莫切於仁

客有攜其子若孫來問名且請爲之說余曰蘇老泉之名其子軾轍耳　兖州之名其子曰深曰渾名其兄之子曰默曰沉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汝曹顧名而思義此正家導之事何煩老夫客曰達人名士繫一方之觀望此言一出人便堅信且後生小子亦知敬畏焉因憶諸兒輩命名命字皆出吉

友鹿江村意亦如斯

十八日

婁子靜云理學所包者廣感之爲氣節建之爲功業發之爲文章蓋有功業氣節而理學未醕者未有醕乎理學順之而功業不建逆之而氣節有失立德而不能立言者分爲四科合爲一事三者皆備王伯安其人也

十九日

夫子於怪力亂神則不語於利與命與仁則罕言於詩書執禮則雅言一雅一罕一不語只此三字而

生平訥言謹言慎言不出其言全體之精神俱見於此甚矣哉言之不可苟也一苟於言百行皆苟夫子於衛必也正名乎於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拒父　之勿問季氏逐昭公陽虎囚桓子不直斥大夫陪臣而曰惟禮可以已亂盡思深遠而心苦矣老夫平生多言今過九十猶犯此病錄此以誌吾過

二十日

告遠近同人視病者曰學問須明於困亨之義則無往而不自得不明其義因困險阻違益陷越矣士

當困窮宜守吾貞往則非貞不貞不利何有元亨

困彖曰貞無咎有言不信困而言人誰信之不在

不言而無所事凡民耳故屯之象曰君子以經綸

經綸之道若曰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曾子

不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在屯經綸之君子卽

在困亨貞之大人明於困之數則不難處亨矣

子曰竊比於我老彭只此一言已攝老彭於千秋不

然千載下誰知有老彭者孔明隆中自比管樂人

曰誌志也蓋孔明知管樂而管樂亦非尋常管仲

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孔子已有定論敎事

不槩舉趙謀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乎子孫誠足以動物義足以服人此其人何如哉而可輕視耶古人多有不可及處後學當錄其長不可輕摘其短嘗見賢知多犯此病故述以告我同人

二十一

答客問太祖較漢唐宋開闢之主猶然人知其德比堯舜功邁湯武而不知不欲據以燕雲十六州酬贊戎廷而中國之彊兵戰馬俱要漢唐有和親之

恥宋有納幣之辱明季際剛健之大人依於上一切可以有爲故其立國規模迥出漢唐宋之上皇陵御製碑文字字真誠天生聖人豈偶然哉

二十二日

湞孫讀書之所曰借閒居夫世無賢愚老少各有其事無閒人也爾年未三十事祖父敬兄長教子姪大節攸關爾如借閒誰當忙者因請易之曰不然字各有義求得其味豈泥於跡余正苦人之能忙而不能閒也人止此心耳終日擾擾時刻不甯非心有主而事咸宜飲食寢寐美景良辰皆在昏夢

中庸適非大有學力人烏能閒淵明云偶愛閒靜蓋亦爲忙所苦故愛此閒老夫九十外人欲閒而不能敢望爾之能閒敢望爾之求閒乎述此志勉

二十八日

爲郭公望七十贈言　稿入集

二十九日

甚矣同心之難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諺云三人同心黃土成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五人同心也書云三后協心同底於道三人同心也五人三人又不可得故云一人知已足不恨嚶鳴之好

寅恭之雅誠快事哉朋友參商不足言而僚友傾陷無代無之嘗見明嘉隆之際夏言排去張孚敬而言豈勝於敬哉嚴嵩謀放夏言而嵩豈勝於言哉濟艱大之事而成天下之功者內外同心小大竭力猶恐不能勝任況於相擠相戕如讐家敵國乎同人傳曰至公大同濟險阻亨艱危舍此別無術矣

七月

初一日

復周討百督　稱入崇

初三日

連日思慮不清夜卧不甯念楊敬仲不起意三字爲口訣以治之人心無無念時意不能不起但要清其夾雜之念妄念邪念可不起而浮游無關切之念其來也人亦不自覺正於此驗學力淺深

初四日

余來蘇門僅見郭宗伯一家有譜圖史家乘萬不可缺而俗多忽畧一日偶爲枚卜孝廉言之枚卜歸十日而成家譜一帙其勇於爲義如此嗣後不患無譜矣家家記述其祖父之人敘錄其子孫仁孝

同心古今一也

初五日

四民之業士農仍不失古意工商市井之心不可爲也顧我子孫先期爲士不得於士不妨爲農孝弟力田斷不士亦士也

初六日

或問五霸假之也孟子遂薄霸功以爲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正而不譎非夫子之言乎如其仁如其仁夫子何嘗不大其功曰說話各有對症戰國將不知尊王止知有霸故孟子只提仁義二字

以壓倒霸功霸功正是行仁義而不能由仁義行故以一假字定其案霸者之民驩虞如也亦未可輕視謂霸有假則可謂全然是假則不可由仁義行是德之純一無僞至誠無息處行仁義恐未免猶有色取行違之意聞達之辨夫子於子張已言之陽明云諸公在此講學恐只落得一箇義襲而取此語極有理會莫輕易看過

初十日

讀古人書要知古人之言之旨原情核理審時度勢先得我心之所同而因以得古今論世者之心之

所同毛會侯曰閻廿一史自正文外不敢旁及一
字蓋以予雖不知古人猶不至大誣古人也嘗嘆
李温陵者流逞其私智黑白溷淆彝倫倒置如猛
獸奇鬼遇人不可廹視朱儒論斷諸語類板幅拘
滯使人才智腐於胸中對之白日欲卧會侯亦舛
悟人非苟於立言者因錄此段以質公論會侯又
謂孫雲浦善學姚江者也夫姚江以明理爲宗以
躬行實踐爲要而人以異學目之蓋起於學姚江
之學而過焉者也今人習紫陽諸書而僅爲帖括
先資者豈亦紫陽之過歟姚江之學不致再傳而

失其真丟滿有力焉

十八日

復耿逸菴書 稿入集

二十四日

卒伍爲將帥韋布佐卿相者古人亦時有之然皆以非常之才遇國家非常之變故不得不破格而用之任要重之職叢煩劇之務非其人鮮能有濟如平常之才而當非常之任國家之不幸亦伊人之不幸也老夫拙於才不敢輕言天下事每以孝第力田望子孫庶不至於失已爲鄉黨自好之士足

矣

二十六日

或曰先生終身不入仕又不急望其子孫入仕而孫曾輩稚應有司之試何纍纍也曰使之知讀書明義理不應試便以爲廢儒業作農家子弟而面目語言日益俗鄙安望成人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使其明　行於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際不入仕所以安貧養志不讀書便自敗德喪心學不學所関甚大應試自應試得不得無所容心爲儒爲

士如斯而已

八月

十三日

寄崔玉階書　稿入集

十七日

跋李坦元手書　稿入集

十八日

復戴定園書　稿入集

二十八日

王師南征路出銜源有蒙古不訓者數十百人竟入

輝縣山中搜掠民間衣蓄一空二十九日十一騎至夏峯入余兼山堂覿見出其衣被捲之而去老夫避之樓上鄉之婦女依樓而棲者二百餘人幸皆無恙

三十日

郡廳縣諸公聞余有兵戒俱來慰

九月

初一日

共城諸紳士賢豪感友邀余入共城入夜王李霖九齋頭即下榻其家冀涓公王枚卜王盡水諸同人

話夜

初二日

城中諸公聞余至俱來相勞　是日集渭公大隱園

初三日

赴巡撫之招與其太公夜話

初四日

學師袁泰徵　孟濟生光祿各治具款余

謝君徐勝之尹芝之仙暨門人姻戚各攜具集於李舍

初六日

返以茶謝戚友復爲挽留病軀以不勝酬應暫歸有

小使自故園來容城縣志告成　關涯孫承宣入

學

十五日

題靜修先生敘學後　稿入集

十六日

答陳滄塐相公書　稿入集

二十九日

示從孫　漢家舉孝廉然漢史固無孝子傳傳

孝友自晉史李密始東堂忿猾猾非本色乃知爽

洋子固非等閒人也論語孝弟仁之本孟子堯舜

之於孝弟又曰仁義禮智樂之實總歸於事親從兄堯舜唐虞之孝子也孔子春秋之孝子也孫文正謂孝友之士宜在朝廷孝者所以事君也爲子不孝斷未有爲臣而忠者訓人家子弟只教之以孝弟則其造福於人也大矣老夫生平承良友提撕勉之以爲真孝廉迄於今抱愧於心子其勉之

十月

初一日

復劉心洲問學書　稿入集

初二日

寄魏蓮陸書　稿入集

初六日

一寒生才可以學乎昔亦有嚮學之志只是不肯實用功夫余詰其故曰未免爲貧所苦故不暇耳余曰孔之樂在其中顏之不改其樂全是要治貧子饑矣而舍粱肉寒矣而舍文繡是求饑寒也因古二十八字志愧　寸寸光陰片片金光陰去矣學不深曲肱陋巷人皆便只少浮雲富貴心

初八日

與王熙載書　稿入集

初九日

與崔丞一書　稿入集

十四日

贈孫獲甫二絶　忽漫別來廿二秋每思洹淦感前遊飄蓬同作無家客我固蹣跚子白頭　論交幸白鹿江村兩世金蘭共一門特地遠來無可款山長笑佐清尊

十八日

答陳子石問　稿存原册

十九日

師何生　稿存原册

二十五日

與耿保汝任含眞曰二子此番爲十孫漢納采至吳

姻　只一論財遂壞風俗孔子[illegible]

公冶妻南容表二賢擇德　茅止生與余締[illegible]

其婚書云江南錦綺之物斷不敢令纖毫入舍[illegible]

以點淸德耳一時同人以爲知禮

十一月

初一日

占象屯先是三無與余同至蘇門與

爲居傳三無自其先世皆邃於易

余與居三月因得聞學易大旨繼而余卜居夏峯三無復與余晝同餐夜同榻嘗題余兼山堂云兩山相兼土之藏水之潤風之散日之暄氣主化行總是無聲無臭一背自止止之動胼之隨身之安輔之序事因時起依然何慮何思至是卒余輓以聯亦有一日形銷高眠莫共兼山榻千秋業在講易常憂鸛鵲樓之句三無娶李氏諱翛字霞表余謂其曰無嗜貨君無煩惱心無機械因號爲三無也奏兒望兒皆其摺顯兒衛兒淦孫濬孫皆從之

遊

十五日

復趙寬夫　久望吾丈有溢水之行可過兼山堂不意其不能來也見手札知有鼓盆之戚悽惻久之吾丈何以堪此凡事到難堪之際須學力以勝之來札云於此中默默磨勘悟出一恥字云云讀之再三愈覺淋漓痛切孔子云知恥近乎勇孟子云恥之於人大矣此字見真是太阿在手千聖萬賢所從入之途雖異而其歸則一總離此字不得保攸適來亦　何喜如之新鄭君太翁

用人也既得行取是吾道之行爲　頁深衍義印

出當以兩部見示以應揚孔伯之求也

二十日

語遠近新舊同人曰同人共學最要除去忌諱之意方能相長試看孔門氣象夫子見南子往公山子路則不悅夫子欲正名子路則以爲迂夫子於子路亦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何嘗有一毫忌諱夫子又曰志意不立子路侍此可見夫子爐錘雖嚴卻有一段相信之意在此方是聖門朋友

二十一日

飢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能事畢矣余謂素位而行之君子上也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次也循理守分安命余之所謂不倒也

二十二日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分明指孔子說乃今思之孔廷俎豆輝煌萬古其堂曰明倫其學曰不怨不尤與及門絃誦詩書疏水曲肱浮雲富貴此段境地與王天下何關漢唐宋三代

分王王天下雖不足羈而有餘分羹之語何忍言之太宗於父子兄弟之間又何如哉陳橋兵變恐亦不能無慚德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然耶否耶

二十三日、

邇來成我存誠學專言耐字謂涉世立身須有得於耐之義方能有成要耐的貧耐的賤耐的屈辱耐的小人耐的橫逆舉史册中啞而償金對馬牽牛等事一一搜出以爲磨礪之助老夫無以此語同人共爲勖勉構斯推韓子新韻兒推震之各指其

事歷歷予爲之喜曰吾耄而病黙自省察尚覺血性猶在二子於此處豁然如此便是真實學問顏子犯而不校必是曾子眼中曾見他不校非口頭虛語也二子益矣

二十四日

天位於上地位於下人以一身藐焉中處而曰位天地贊天地配天地不幾乎大而無當哉靜焉思之唐虞三代之世堯舜禹湯文武參贊之力也春秋以後迥乎不同矣而夫子之所以參贊者更遠且大試觀今日非夫子之道人何以得安富尊榮何

以爲忠孝節義何以爲聖賢豪傑凡此皆天子之道也今日之天地皆仲尼之乾坤也不獨仲尼凡遊聖人之門而登明倫之堂者無一人無參贊之責也無一事非參贊之事也人各有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即一家之位育也人各有身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是即一身之位育也吾心吾性即天天豈遠乎哉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事天即贊天也事天豈難乎哉一日用飲食之事而已矣如必聖人而在天子之位方可言參贊是自棄其天者也

二十五日

江村先生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不識無字理逐處有礙朱陸遂成異同三仁何以合併禹稷顏回何以同道識得無字理則五經四書任從何處領會無不可直証源源本本盡道一而已矣萬殊原於一本一本散為萬殊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總是一家人總之這件事非有二也

十二月

初一日

盧禹鼎侍御於閩吳巷築草亭三楹顏曰就正為題

一絕　每從花外望軒車多少高人此小居惟道
夏峯添爽氣因君新築一茅廬

初九日

郭孚伯甬仲張養重尚威如暢卜九劉雲木見過口
占貽之　未悉三千餘歲事已成九十一年人自
慙日月成虛度漫勞諸君來問津

十四日

張勤子攜其翁靜子過兼山堂爲老夫稱九十一歲
之觴二子兩母同庚其一段怡怡友愛之意令人
悅而起敬老夫因謂之曰士希賢賢希聖只從此

一念怡怡做去便無不足顧昆玉勉之

十五日。

耿保茂有文爲余稱九十一歲之觴安邑馬振公兄弟其同社周世澤吳君炤薛良瑾楊震初郭纘汾楊念祖張宏憲王昊之王奎斗南初謙喬宏德景之璵劉日益陳所蘊謝鼎南二謙郭繩汾劉枋齡張宿焜劉喬齡王一中馬蕙楊天爵等以紫乾祓之文介馬構斯爲余稱觴且致祝焉安邑理學倡之者曹貞子先生呂見齋衍其脈響氣之通無遠不至是夕同人大家鼓舞次日江陵涂縉伸介学

燫悲趙寬夫字稱贊併祝　憶昔讀書江村鹿太
公稱八十之觴遠邇親友暨門人雲集忠節爲金
衣公子二辭以侑觴太公倘自歎之今余年九十
有一五世一堂親朋滿座老夫愉快亦戲爲二辭
設謂我耄年我腑中別有天機發困睡隨方便
也不學禪也不談元一緺乳函徹宵旦我老年氣
求聲應一夕得多賢　其謂我蹉跎既蹉跎没奈
何一息尚存休再錯晉賢嵇和楚村又過朋來自
遠尼山樂我蹉跎朝聞夕可一著豈須多

十五日

客問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聖人豈不能使之憤悱必待人自憤悱然後啟之發之乎余曰夫子經端爲此言其故何也正所以使之憤使之悱也嘗論二十篇顔曾有顔曾之啟發由求有由求之啟發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及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難矣哉那一人不在使之憤使之悱之中不獨及門士即千百世而後爾應諸賢以及愚不肖那一人不在啟發之中那一時非使之憤使之悱之處皆有前一層後一層善讀書人要全體做會應忠簡有言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方是

[illegible]讀書人

二十日

余讀唐史文皇聰明雄畧平定天下遊刃有餘治績亦多可觀此古今罕有之帝也惜身範未脩家數未著故宮闈骨肉之間多慙德焉按唐歷二十一君國祚三百年為子所逼奪者二為婦所乘者三為賊所逐者五為妻所殺者一為宦官所立者九為所殺者三議者謂文皇兄弟不得其死且戕其十子武氏殺唐子孫殆盡豈偶然哉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文皇未之思耳先儒謂漢

唐宋王不足而霸有餘五霸之命雖虞如也切莫輕視

二十五日

史稱漢高豁達大度以匹夫而有天下亦可謂命世之豪傑然分羹一語未免失言子房亦嘗分過即萬不至就烹此言豈可令聞之後世嘗思夷尹惠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漢高窮處海濱豈不巍巍乎大哉與舜禹比隆矣惜其不學遂不顧慮至此功利念重倫常皆輕唐宋兩太宗弟姪皆不得其死而絕不聞有惻恨之意太心刻

乃至是買生闕之想不能不痛哭太息也

二十六日

從來儒者未有不論性氣者也言人人殊董子曰性有生之質專以氣言則不是程子曰性即理也專以理言亦不是性者理之寓於形氣者也性無善惡而氣有邪正正氣配理爲上智邪氣克理爲下愚　者或不可移全歸之自暴自棄不惟非理并非氣豈下愚不移之旨哉善乎子思子天命之謂性天何嘗命人以不善率性之謂道乃知不道者非率性者也修道之謂教則　人之情便合

於性變化其氣質而歸於理耳信乎中庸爲聖人傳授心法論性者準於此

二十七日

韻兒近亦留心看鑑余謂之曰先儒謂通鑑爲萬書之圖律要于靜云爲善不同同歸於治爲惡不同同歸於亂通鑑之大旨也亦古今萬卷書之大旨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讀通鑑之法也亦讀古今萬卷書之法也如讀而不能從不能改與不讀何以異

二十八日

爲蘇門交友序　先正云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興學耶律晉卿之止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讀元史姚文　之父子兄弟竇子聲趙江漢各皆萃止蘇門蘇門一席地而一代人傑焉亦盛矣哉夷考平仲諸公當年化民成俗蘇門迄今傳述則學非口耳之學其爲躬行之學可知也學非躬行說精說一有何補益夫子一生學力[illegible][illegible]之躬行行庸德謹庸言躬愈行而愈覺其有未得也平仲之學能化老儒歸俗此豈在口耳上做工夫其平時與臣言忠與子言孝與弟言恭與友言信

其照　感動於人心者固自有在　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平仲諸公之學其躬可知已余來蘇近三十年遠邇學人過訪莫不津津乎姚許之人余謂遠在數百里外者不能常至百里之內可朝發而夕至固聯為社或月一會因姚許化民成俗以求夫子之所謂至曾至道竊思凡過蘇門者非我所敬事之人則其事我之人也我所敬事則我之師友也　事我則我之子弟也樂莫樂於良師友樂莫樂於佳子弟則我輩今日之聚儻庶有光於姚許不為山靈所笑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三十六

康熙十四年乙卯九十二歲

正月　後學　永年武汝清　武陟王輅　校訂

初一日　九世孫世致　十世孫金桂　金鍾　十一世孫[illegible]

天地　祖先拜後畏寒不能會親友相知者或相聞

爲語

初二日

寄黃岡韋世兄　弟某於前庚子京兆鄉試以尚書受知於吾韋夫子之門伊時弟某年甫十七黃口無所知識承吾夫子旣署語於闈牘復獎掖於西

命謂人生當於功名科第之外審擇何以力學何以立身恐少年趨向未定請切提撕感極涕零關從幾嚇南宮伏處草莽耿耿一念貧且益堅雖蒙兩朝屢賚弓旌而烟霞錮疾未敢稍易初心自忖生平有負師恩未敢有違師訓自浮家河朔將三十年弟且九十有二矣近於令親程公祖處得聞老世臺簪受庭傳大光家學一發揮於喆允再邁映於孫枝天復錫有道以大年極天倫之盛事弟病體蹣跚聞之不禁舞蹈七十七年之世譜宛在目前吾師未竟之志俾以賢子若孫若曾書禮而

善述之此吏門牆老腐生之所心禱而手額也余夙有小言數種路遠郵致爲鄭侯異日請正余有六子十三孫廿三曾孫二元孫皆知耕讀仰邀蔭樾率陳左右他日當有負劍辟咡修通家之誼者或不忍拒之麾之也

初六日

余敘中州人物辭心劉湛露賀景瞻兩先生之忠節而理學者也湛露之孫始菖嘗從余遊曾序其遺集景瞻之孫振能曾爲祖乞立傳近觀其春秋歸義眞有獨見者湛露諱理順杞縣甲申殉國難諡

文烈景瞻諱仲軾獲嘉林居殉義里人私謚文貞

西華李旣和字寒石高才能文章以氣節自持中壬

午鄉薦嘗寓百泉甲申逆闖之變恥與李賊同姓

改爲理遠遁不知何終

初十日

滇南盧頌蓼明末時司訓中州貧不能歸寄棲於孟

莊無妻子一姪孫相依同人爲之授粟授衣歷年不

倦年九十餘卒王蓼藏爲之具棺其姪孫治老諸

生亦七十餘矣衆資其費得歸里父子完聚焉

百泉之下流十餘里有裴園水淸竹茂稻美魚肥余

二十餘年與同人常居停其間額其亭曰會心瓜
水部華石題曰蘇門第一園主人爲裴茂才酌古
好客有塵外意

初八日

答耿逸菴　自念此身一日不塡溝壑衕期篝燈燭
之末光得與良友遥相關問共證斯道是亦報稱
穹蒼之一端獨是塵飛雲擾山中人不得片席安
枕亦邏會所乘吾輩安能容心哉聡蒙古越孔道
七八十里蘇門一帶大肆殺掠夏峯敝衣敗絮雖
在不免較之鄰近村疃遭倖已多手敎孟莊之說

可謂窺機之先甚似至愛與寬夫適菴正有學至
且述提誨諸切信友足乎矣至與寬夫辯論之言
要見近日實詣讀之不勝快慰寬夫所云收斂非
謹慎之謂須要求此心恬適使生機盎然勿墮枯
槁一路臺旨所謂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本體
工夫一了百當正與寬夫之意互相發明二君之
見所謂分之而無可分出僕謂此事各就所歷處
要自修自證到一層便覓一層非止境即朱子氣
強理弱之說亦是就人生氣質情識處猛一指點
要著人扶起本性好用工夫尊兄扶抑之言已見

其大矣

初九日

爲吏部候選知縣南湖郭公墓誌銘　余讀書京師

識宗伯蘇門先生在萬歷壬子越四十年避地共

城始交其嗣君公望

因令其二子逵熙遇熙從遊方憾得近素心倏

公已矣嗣君家諸銘誼不容辭按狀公諱士棟字

公隆别號南湖世居新鄉安仁里洪武初有諱欽

者遷定國村三傳至都舉人官通判載循吏傳至

千之歲貢官典實贈通判祀鄉賢千之生紫吉歲

貢官同知誥贈禮部尚書蒙吉生諒是爲公父孫
進士叅政以清直著母茹淑人生五子士楠士梓
士楷士標繼宗伯公嗣次即公公生頴異天性孝
友不規計細物小節而恢恢有志嗜好不同人議
論亦不傍人籬下宗伯公每以大器期之十六入
邑庠十八食廩饒學使曹履吉拔其卷曰此十八
房華樣也從楚黃易叢侯金沙張公亮兩君遊註
大易四書解乙亥舉行優公嘗隨叅政公任吳楚
豫章齊晉及秦愉容色無違禮至事諸兄一如事
叅政公庚辰攜家赴陝西任至咸陽聞叅政公變

悲痛仆地又慮母淑人驚潰不勝假促事送還隻
身西奔三千餘里兵荒亂離淚枯繼血悲感路人
比至西甯知參政公爲參戎兵丁跂人怒而笞之
倏忽告殞直指使王章按其故公楚然曰先君執
掌王事積勞成病豈因一卒殞命哉直指深服公
孝[illegible]且疏請邺得俞旨三越月抵家容色深墨
鷄骨如柴襄葬皆本文公家禮祭儀嚴肅十餘年
不稍替甲申國變後遂頹然自放不事家務壬辰
歲貢考授縣令癸巳母淑人病侍湯藥累月不解
帶甲午母没寢苦枕塊不御內者三年服闋後猶

鬱鬱如無所歸三月十日爲公誕辰猶懸兩先人像拜泣終夕越二十二日忽無病而逝公之生平仁愛天植視諸猶子如子有姊孀居迎養於家奉之週至河陽流民范得正以貧鬻妻公力阻售主得全恤以衣食平生絕念[illegible]非分之得事必受虧於人與人交用臆相示然諾不輕尤以禮自持邑中言禮者必於公取證焉夫士大夫得立朝行道則爲帝臣王佐否則不過庭闈孝弟讀書樂善而已公有志未展則於家庭日用間亦復無憾素少許可兄弟相師友每就質於予曾理詩首益[illegible]

切入再訂四書解頗有心得所謂一息尚存一息不廢學也公生萬歷庚戌閏三月十日卒順治丁酉三月二十一日年僅四十八配蘇氏開封府教授贈吏科給事中藕塘霆女男四迓熙廩膳生先聘浙江布政張縉彥女未娶卒娶胙城趙允碩女連熙庠生娶戶部主事李不伐女遇熙增廣生娶禮部員外郎劉源湛女繼白河縣鄧林尹女遴熙聘進士李芳辰女女一適舉人裴平蔡男庠生酌古孫女一連熙出將於本年十一月一日安兆孟莊之阡祔參政公之側予序次生平是可銘也銘

日雋心■旨蘊志青緗其維學之疆有懷明發禮
樂隄防其爲行之方惟修乃耀惟闇有章踐於身
之齋所遇信有後之必昌有所鬱鬱孟莊之陽生
戢依止魂則猶存嗚呼是爲君子之藏

初十日

余向有輯蘇門遺事十則未成帙今欲補入數則合
而成紀事二卷

蘇門有嘯臺有邵窩自晉宋以來天下皆知之然二
公之精於易天下未必知也堯夫大儒內聖外王
之學爲君實諸公所敬事天下猶知其精於易公

和無妻子居士室跡其行事仙家者流然火有光
而不用其光此一語終身用之不盡千萬人用之
不盡千百世用之不盡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此語足盡之余晚年益服膺此語請以質之讀易
君子

十人社　友朋相鬬楊晉菴謂兩炭相燃其燄自發
各孤一處燄立熄矣夫子雖不慍於人不知而朋
來自遠樂多賢友意可知已邇於同人常過我兼
山堂者聯爲十人社陽武三趙錦帆盧禹鼎張含
滄新鄉四劉一六郭公望任聯璧周顯成汲縣二

蘇案中李范林合之大隱而十歲愈多而光愈烈不問可知或曰公和火有光而不用其光又何說也曰不用其光乃所以善用其光稽康烏能知此因題二十八字　四海由來通氣聲十八百里快同盟談長薪積光逾盛竊比公和善用明

十一日

爲三莊記　入蘇門紀事　三莊者夏峯孟莊裴園也孟莊爲郭大參孟諸公鄉墅去夏峯里許公隆令其子延熙邁熙從余游以星聚堂爲同人講習會聚之所高轎馬爾楹耿極皆擕家寓此劉公敵亦時

茅爲乞身移家之地雖未果有留琴堂在焉

十二日

爲蘇門書院紀　余移家共城嘗往來百泉書院蘇門一片地爲古昔諸君子所徘徊臨眺稱地靈人傑者始於晉大於宋而盛於元晉之有公和居士窟嘯聲出林谷答稽康數語見道甚明考其生平亦高蹈之流耳宋之康節其來也受易於共城令李公之才安樂窩盡不爐不扇之地所稱内聖外王之學者也至元則可謂德星聚矣耶律晉卿隱邵學來居於此若姚雪齋許魯齋趙仁甫竇肥鄉

諸公開有元一代之運綱維世道羽翼聖教人皆知尊而信之矣考百泉志中明成化間河南提學使吳公伯通創百泉書院宏治間提學車公璽又建思賢亭以祀孫邵姚許竇諸公獨不及仁甫萬歷間邑令華公貝杞修百泉志乃遺其姓名噫仁甫之懿行表著竟泯滅而無傳者豈文獻之不足耶抑尚論者之疏畧耶元史暨函史載江漢先生趙仁甫復傳甚詳及魯齋年譜中載姚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於趙仁甫魯齋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菴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

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遂手抄以還聚學者謂之曰吾今始知問學之序矣按本傳載元兵南下德安時姚文獻樞以行臺郎從軍得趙仁甫執手定交攜與俱北是時洛閩學未行於中國仁甫乃以記憶程朱諸經傳註錄出之以傳樞於蘇門山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者配食日夕禮焉刻諸經授學者求遺書至八千卷請仁甫講授其中乃原羲農堯舜所謂繼天立極孔子孟子所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發明演繹者標其宗旨揭其條緒北人知有學則樞得復之力

也嗚呼江漢之學不獨有造於姚許而開北方之草昧由是劉因郝經楊奐皆得其書而尊信之且先生終其身不得榮以祿是先生潔一身之進退者爲猶小而振一代之學術者則更大也今諸先生雍雍濟濟皆得享俎豆於一堂而令先生滅沒於寒石冷草九原可作不獨嘆其學之失朋而并述源淵之所自後學者豈可覩前人之疏畧而任其缺漏與有志於風教者其將有考於斯

十三日

紀王沖和　吾鄉王沖和老諸生也匿地之後流寓

於輝老而病病而死其子孫數曰將爲㕑中爨借

孫貂開一言而衆爲購之死者得甦生者得不死

十四日

孟雲浦集中輝縣鄉進士郭堺號樸菴目已盲猶心

慕尤西川先生一得小紀命其子讀而聽之而悅

之老夫來蘇門二十餘年百年內之賢者紳士父

老絕無一人言及之非雲浦集且不知有樸菴矣

當詢問其居住何處後嗣有無

十五日

大小戴世居魏郡斥丘斥丘曰成安縣舊見成安志

云小戴之後憑字次仲僑寓汝南及輿家世禮
記尤習京氏易年十八舉明經拜郎中復拜侍中
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口當附僑寓志內
劉湛露　賀景瞻兩事　入紀事中

十六日
熊洛教子伯遇夢飛同廣平宋乾度拱徵安陽步伯
潛翔從學
是日江陵漆繼俾世昌同趙寬夫來學曰學問原是
全體大用一了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於此一事
更無不盡所謂一事者復性而已如樂正子何如

入孟子便從可欲之善直推到美大聖神地位此可欲之善便是人之性善從來惟堯舜孔子方能滿此善之量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只此一點性善終身學之不盡豈非全體大用一了百當者乎

十七日

李寒石一段　入蘇門紀事

杭世駿博學能文章父母歿以貧老無所歸寄居兩河王蓼航貲之得合葬夏峯

鹿忠節之孫洞觀卒於臨洺其孤寡依余而居郭公

望周給歷久不倦李燊九魏蓮陸爲之結廬遷陸

復託郝思皇爲之歸櫬葬於夏峯

十八日

劉端毅公玉宏治間爲輝邑令公廉仁恕諸廢咸舉

禁丧葬無作佛事想當時亦有聞其風而興起者

否

十九日

爲大宗伯郭公傳　公性端謹出語驚人爲諸生時

李襄毅化龍稱爲中州第一秀才進士選庶吉士

不妄交接門無雜賓同館中爲一焰人題壽詩額

云中興桯石公曰未嘗有廢何云中興竟不應援編修李家宰載爲姻戚六年無一語爲人居間辛丑爲會試同考官所取皆名流時有講學京師者一給諫約偕往公曰此如老僧在人煙湊集處誦經言是而意不誠也獨不往癸卯與江[illegible]試回同鄉沈龍江鯉在政府公謁之沈留飲曰余在田間久近事未諳幸時見教公曰公爲政所平章者皆各曹之事虛心與各曹議自有確見如有疑於心與同館公議同鄉私與雖公亦私也沈是其言楚藩之事初即置宗人於辟獄具而蕭司寇與其屬

侯閻屬爲公同年公曰草草殺高皇帝子孫後有償之者兄及司寇也其屬追司寇於朝房而止其事歷遷中允論德庶子李襄毅公爲大司馬有將領欲求遷秩者託琴士說公向司馬言公曰此賣朝廷鬻士所得予每痛恨之言何至於吾耳乎琴士絕不與見壬子復典順天鄉試事竣告歸家庭居十年絕無一字遺長安初劉杜諸將四路之敗廷議主守已未庚申間遼警日急公憂時倍切時弟滎官京師數遺書弟語當事言可以戰庶可以守詞切數千言甚中時弊辛酉熹宗御極起少詹

事掌南翰林院事疏辭不允尋陞禮部右侍郎時
勢孔棘未敢例辭壬戌二月廣甯陷奮然具疏力
疾就道其畧云人謂山海真足以守臣謂我之兵
力足以勝敵[illegible]敵而後得安不足以勝敵[illegible]敵不
得安內帑有金錢四海有壯士而不奮然從事待
帑金費盡一絲一粒取之民間怨征求繁而邦本
竭矣疏上即攜家行時畿內人心風鶴[illegible]途皆南
首公獨盡室北轅至中途感瀉痢至順成門外發
病未見朝而逝朝臣言公此行以身殉道之事惜
未究其志賜祭葬廕贈禮部尚書公性孝友恬靜

官京師守父瞻澳公之訓嘗云行未嘗有近名之事故敘列先世遺行不敢一語誣先人名其齋曰適量爲窮通得喪莫不有量貧賤未嘗無樂富貴未嘗無苦貴適其量而已甯陵呂公坤謂家庭素所推服爲眞儒有抑之者力申助孫文忠承宗督師關門公嘗有書勸其選時將恢復文忠多用公議所著有菉竹園草若干卷　歲寒老人曰公爲詞臣口不談學而躬多實修所交接皆一時名紳余於壬子會識其人而心儀之又十年壬戌東事方棘國事日非公與其弟澋深憂之日與當事爭

餉爲招兵禦敵之策而當事者不能用因力疾上疏以痛哭流涕之言而抒其忠憤鬱結之氣此與孫文忠同一心事志未遂而身已殞惜哉

二十日

題餓夫墓　彭了凡名之燦蠡縣人甲申後棄諸生妻子相繼死來依余蘇門性簡僻不與俗諧然嗜山水人有欲援之餐者以食嗟來爲耻曾登九山絕粒數日余挽之始下後竟坐死囑葬蘇門之東隅余題曰餓夫墓爲文以誌之同人贈詩

二十一日

余來蘇門以李國華爲居停國華長厚而涇渭分明與人交久而能敬即有橫逆之加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族黨姻親子弟有失所者多依之其從姪瑶舍名凝有古俠士風國華甚重之時爲余道其人與事

保定魏蓮陸久從遊廿年解官每覩予夏峯輒不忍去結茅於兼山堂東偏額曰雪亭

二十二日

爲趙江漢傳　入紀事中

二十三日

蔣虎臣庚戌冬過夏峯爲其尊人中完公文集求序又爲其大父求誌墓辛亥春復來懇余欒晃居者久之自謂某住此雖無多時卻是兩年

二十四日

客有慕蘇門山水源泉之幽僻思築茅於此一爲遊地一爲談學請余手書宗旨數語以當書紳余嘉其意與之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中庸天命之謂性此只一性字天地萬物古今宇宙一齊貫徹率而行之則謂之道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一毫有意於其間則非率矣一部中庸皆修道而教之事言天

道也爲人道榜樣總爲盡人以合天生安不廢學孔子生民未有之聖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信爲好古敏求曰學而時習之其所習者何事無處無時非盡性之功迨一盡性而天德王道無餘藴矣千聖萬賢其學皆爲復性非學則可欲之善無由而見何以能有諸已而馴至於美大聖神之域耶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全借學之一事以君子之存而留小人之去此聖學之所關於天下萬世者厥功大矣哉

二十五日

爲大叅公郭公傳　公定謚不倚潔而有爲兄沿爲
宗伯公成進士初爲行人有歸其兄者因尼公遂
量轉戸部主事會有榷關差利可數萬計公力辭
曰象焚在賄吾不欲以此[illegible]賈[illegible]也選荆州府知
府州興權上易其牒原封不敢火[illegible]以息諸生剽
悍[illegible]監司抗鱗聚數千歃血煽亂縣令畏懦公遣
健丁往勾之衆皆散檻十人以坐其辜自是諸生
遂不敢逞歲大祲公爲酌其重輕停徵勞徠以救
民急安賊闖天子方事誅伐督師檄土司兵公曰
土司今皆餓民耳安得兵乎募牟人三千荆人三

千諭將領之安賊遂不能爲害尋陞井門兵備僉民之疾苦而津兵兩營久疲頓歲支金按數以給公爲條畫班次休息訓練部伍肅然是時魏璫心腹以覺華島督將託公公曰實中冗茸安用此輩蹤排耶此島與夷隔一水嘗得罪巨璫不敢慢封疆事璫又託兵部爲某求旗鼓公持益堅璫遂嗾陸御史彈公乃補揚州■守吏以公費銀餌公笑卻之未幾遷南昌守鈐強宗勘逋賊加意練兵繕營房米鹽械器各屬咸得兵一千三百自備無不舉而身寇至豫章謐如擢山西糧道及至諸寇壁

次原公持議合劉男■其要害怨戎某懼賊如虎軍不信閒而殺之掠民公爭之以是忤公賄監臣謀毀公於捷疏中奪以參薦歸間而太常卿張鏡沁薦公河當重任補畢昌公至多鑄火器鳥銃濟修築城以開荒則罷其催科時兩當叢後丟至次金二千臺使者來問狀公以之抵遣賊出擺莊浪兵備副使往年黑尙仁嘆奏以利誘熟番亦濟齎客商不行環千里爲墟公振旅出將逼西番覘我兵整不敢偪時松山將士鹿君至旌旆煌耀遂遁去兵糧壞■商兌復創湧身無完衣公恥爲侵卒[illegible]

番皆曰親我■有爭辨爲亭平之資番之力以禦賊願得其助而邊事亦不囂覺又爲堡壘屯田■民買牛種以單護民耕訟無販錢五涼惟莊廢公在莊二載練甲積穀爲西北一隅雄遷涼州參政涼去莊三百里故多強番公曉諭過所出沒■公齒類爲三尺而能絕長久害以勞成疾卒於官陝西巡按王章具疏陳宦蹟得恤公謹言詞識進退有度歷官廉約常取給於家臨終無長物云所著有宦草豐家藏集若干卷　歲貢老人曰公歷官絕無染指常取私家之積以爲在官之費雖其家

素厚亦其清操[illegible]節守之已定故不見可欲而遷

公家世前未有顯秩然多實德祠孫父子兄弟列

鄉賢祠者五人可謂能世其德矣

尹芝之仙名煜尹彥明後裔也以中書撫琴中先帝意

每到得意處先帝擊節曰仙乎仙乎因號芝仙今

流寓蘇門官紳以先帝舊人多禮敬之與邑令君

父周春雨封君友善二君嘗並轡過余兼山堂爲

竟日談春雨名尚禮喜作詩余嘗評其詩其人恭

謹無論少長一於謙沖絕不欲人知爲邑令君父

也家於都門

耿之基定興人弱冠中武舉其父權以諸生投筆爲武弁押江西漕運釐革積弊致爲運丁所誣係獄八年之基汲水以活其父事得白余爲立孝子傳

語遠近新舊同人二則　學問原是全體大用一了百當之道學者只從事於此一事更無不盡所謂一事者復性而已如樂正子何如人孟子便從可欲之善直推到美大聖神地位此可欲之善便是人之性善從來惟堯舜孔子方能滿此善之量故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只此一點性善終身學之不盡豈非全體大用

一了百當者乎　可欲之善知愚皆具有諸己之信非賢人不能美大則必顏曾思孟並贊於聖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宰我子貢有若之贊孔子曰賢於堯舜生民未有若聖神則須是堯舜孔子

二十六日

田友蘭書來云先生讀易大吉成而羲文周孔之道傳尚書近指成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傳四書近指成而孔孟之道傳理學宗傳成而後世諸儒之道亦無不傳余曰道之傳也不借於此久矣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吾友邇來讀書有長進故作

此解若會得源頭時經書中任從何句下手無不
可理會全體夫子所謂一貫也因書以貽之

新鄉任節婦蘇氏贈以詩云衰殘歷閱九十一生平
最愛節義風撐天柱地三綱立巾幗冠裳功用同
廿年避地蘇山裏相冉喜洗百泉水南望鄘城為
比鄰劉竿時過任公子任子家世稱巨望母氏責
門蘇公女貞淑性諳織錦詞蘋蘩夙嫺盛筐筥夫
子地下促偕攵手歸二載泣鸞分堂上祖姑暨舅
氏惻慮未亡惜寒雲身雖未亡心早亡跽白祖姑
寬舅腸未歸喪姑幼喪母天分伶仃從悲傷生難

死易巳分職遺孤在抱切傍徨獲庆甘依斷杼冷能丸嘗讓秋月光祖姑何慰寡顏解舅氏積痾身漸瘳彼蒼有意憐節孝孤雛幼齡蔚文豹一出冠軍横秋鶚人道毋儀乗父教次丁祖姑舅氏艱孝子讀禮揮湘斑在苒冰霜廿餘歲承歡繼姑無違顏泉臺不負倫常足貴而能忘祟簡素全節完名闕化遂國史他年應相附

衛郡燕黄門琛中公有友適新鄉任孝廉光璽公公恩選玠甫二載即稱未亡人年僅廿齡耳明大義賦白問貞靜之德事尊長孝而有禮撫孤幼慈不廢嚴教子昌九弱

冠登賢書通國皆頌其節迄今二十餘年矣聖天子表闡之書雖尙有待賢使君旌廬之典豈容或稽綱常所係風敎攸關不揣衰耄僭附一言以爲同人之倡秉彝之好人有同心耳

余嘗以劉靜修望劉一六郭林宗期郭公望二君今日之行徑已具有兩賢之體段甚欲其擴而充之光輝發越進一步有一步之得力勿令人謂樂正子齊修於二之中四之下也因爲句云靜修一六之前度公望林宗之後身一念發皇無止足好從芳躅見重新

二十七日

劉一六甫拜除書未抵任即圖解官謀於余余曰世處當自決莫貽後悔一六曰予意決矣余曰意既決一辭再辭聽不得請之理元有劉靜修之不仕今又有一六劉禹錫云前度劉郎今又來一六則更於靜修有光矣

郭公望余初抵蘇門即與之論交嘗以郭林宗擬之今且三十年矣久益令人服今兩家子孫爲朱陳之好初張大隱語余曰公望六行之士久爲月旦所推戴司農手書六行之士四字爲額以贈之

二十八日

耿逸菴錄其與趙寬夫問答書來質寬夫書云要希聖只是收斂收斂非謹慎之謂去其所本無全其所本有而已逸菴書云吾聞之師曰學問之著落在日用倫常能於此中見得觸處皆天命流行便是透得大原本所在我輩果有戒懼工夫久則氣質自然變化因竊意日用間體認天理而要之以主敬時時小心翼翼而後觸處皆天命流行也

朱之傭小傳　朱與瞻天禎之派曾舉孝廉未仕家來問學余題其讀書之室曰用易齋

二十九日

馬玉笥衛河圖說　應入蘇門記事

張于度小傳　應入蘇門記事

二月

初一日

諸同人問人生何事最樂曰逢良友最樂又問其次曰讀書最樂讀未見書若逢良友讀已見書若逢故人凡閱卷無非樂處矣同人曰世無不讀書之人而鮮有能樂者何也曰讀書不在誦其言而在識其字如讀孝字弟字而爲人不孝不弟便謂之

不識字何樂之有即就孝爲百行之原所包甚廣先聖言事君交友戰陣蒞事有一毫不盡分便是於孝有虧欠夫子言堯舜盡於孝弟孟子言孝弟可以王天下聖學舍此無以明王道舍此無以治昔日姚許在此化民成俗豈能於孝弟外別有高妙我輩今日共處斯地皆有倡率之責不可輕視此身同流合污信得及自不容分知行爲兩事日用間無往非倫常之境遇無入非同道之應求何樂更可以逾此

題拳拳錄　余幼讀理學書程朱之外絕不著意庶

伯順得子靜陽明集反覆玩味曰吾固意當有此也暨觀朱陸同異陽明為靜論於紫陽曰吾亦知應有此也孔子何以與墨子並稱孟子何以與楊子並稱初並稱末見其不是論必久而後定耳朱陸同異陽明靜論至今訟不息殆有甚焉然有識者已丕見其一本萬殊與不殊一本之[illegible]矣讀梅村拳拳集與江村吾友識力見地若出一人至謂象山陽明之非禪而兩人尊信之真亦若出一人余讀拳拳集見梅村遂若見江村敬附數言同人讀拳拳錄有疑其語近禪者曰生無其生死無其

死夫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曰無生死曰要得其立言之旨曰生無其生謂幼而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與無生何異死無其死謂充實之美即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光輝發越與天無極此何嘗死又外篇序教有三也性一而已教者救世之旨性則生人之大凡也夫聖學本天禪學本心其介甚嚴豈容混而爲一曰三教之旨法各爲用彼此不相借彼此不相侵持以出世各尊訓行知行所無事其何傷於天地之大與日月之明哉請與著述之人再商

之以見我輩共學之意

初三日

申耀陽傳　河朔有六行之士申君耀陽者名紹芳

字繩武世爲延津人祖東塘公諱志深萬歷初歲

進士以苦學名里閈閒坐臥一室歷四十年牀緶

几木當手足處痕深寸許所著有時習語錄延人

士以鄉賢祀孔子廟庭父奏廷公如塤舉萬歷乙

酉鄉試官九江府通判能繼父學有望邈詩一卷

學者稱之耀陽生而毅異敦孝友事奏廷公色養

備至大母耄老遂閉戶奉菽水歡考終時年九十

奏廷公衰矣禮不爲喪君爲陳祭治遷葬營祠墓皆有成績實承父志焉奏廷公樂施與故人婚喪每厚爲周恤君必善體之豐腴有加迨居奏廷公喪三日不粒食蔬糲居於外者三年每伏臘薦享盡誠盡哀祀事必備未嘗累兄若弟至族之兒孤婦寡皆撫恤如親弟子復聯同族會族共飲食而齊好惡修葺祖塋不役支族遵范文正遺意自捐百金置腴田八十四畝於墳墓之側以爲祭田豐則治俎豆儉則備周恤　合申之老稚嘗有待以舉火者丙寅值歲凶出粟百石以濟飢者好施棺瘞

猾不可枚舉邑之大使驛丞皆賴以蘇殘聞者謂之君重節義一日過岐山縣烈女墓式而感焉徧拜其家已零爲衰草君具陳其邑令尹重表識之始去君翁繼芳蚤世婦李氏矢志節操者四十年君俾成其節爲白有司詔旌其閭表章前輩文獻如文峯所著嘉言重錄以傳君生平喜讀書坐臥其下口不絕吟手不絕披歷少壯陵谷兵戈水火弗衰所著有貧治說約十數卷于宣國刻行於世君歿後合族追其歷行泐之碑載生平甚詳僅屑

乙酉拔貢會司訓於祥符惜未究其才云　夏峯

老人曰余移家蘇門去延津僅百里嘗聞其鄉人士言申氏父子祖孫篤行力學之狀心切嚮往之一日申茂才宣國至夏峯持耀陽公所著資治說約求敘君同友千古心血傾注余惜君之才未遇於當時而耆君之學尤可見於後世幷燈詮次其生平不禁老懷傾倒也

初四日

重建烈女祠碑記　大梁之西郭舊有六烈女祠李公空同爲文記其顛末蓋天順正德間事也崇禎末年大梁沒於水祠與碑皆爲地中泥後三十年

土人掘地得之瑞於倡值剝磨其字虛龍韓子題
業見而傷之告於余因聞於里之太史王君蓼航
贖以金樹於信陵君祠右蓼航復爲詩紀其事又
二年上谷魏子一鰲過信陵祠見烈女碑謂風化
所關擬别爲祠時有王烈女未嫁殉夫事言於學
使史君雲太將配六烈女而七以候旌未果又一
年余季兒博雅復言於河使崔君惕菴慨相地於
上方寺東隅與信陵祠并時會使臬金陵將行屬
方伯金君怡公始爲落成七烈女靈爽相聚於一
堂風教頓興於千古衰朽喜諸君樂善之有同心

方伯公見義之能獨力韓子乞一言勒之石余謂陳烈女未結禱而翦髮殉夫至五十三年始遂初志張爲婦一載高甫三月年俱十九耳能矢志相從百折不易劉氏引梁上於一綵王媛繫樹間之三尺王張婦痛夫田鋭孝行之寃獨反覆以伸大義終亦以自縊死六烈女畢命雖有後先而從一則無二致其爲維綱紐麗照臨空同之文言之詳矣獨是運會遷流人心剝蝕而鬭風興起一念本於性生故在上之人倡之則爲風在下之人效之則爲化家得之則風化在一家官表之則風化在

一國天子旌之則風化在天下史乘書之則風化
在千古可見人性皆善觸無不覺叩無不應所謂
王化起於閨門貞烈存於巾幗大梁一隅地爲兩
河表率之區女之貞淑如此士風民俗不更可見
耶即如空同子之文既沒而復出閱世二百年沈
埋三十載精光所寄鬼神尚爲之護惜今當崇重
節義之時復有王烈女殉夫之事烈女父王碧字
同邑于天祥將嫁而天祥病逝女誓不他適先是
天祥幼養於王姓娶婦生子烈女取而養之有程
嬰保孤之志已逾一年王姓竟奪之去烈女遂投

縊死是夜有星光墜其家亦異矣哉至誠所感召前後同軌以愚夫愚婦之知能可爲參贊位育之極至總不外性分之所固有謂非熙朝景運敎隆與在上之風敎暨風俗之醇篤何以臻此耶表者不文聊誌梗槩祠成於甲寅秋九月冬十二日爲之記

復題夆拳錄　余幼讀程朱書寢食其中不復知其他迨余友鹿伯順得子靜陽明集反覆流連曰吾固意當有此也復覩朱陸同異姚江致辯論於建安曰吾亦知應有知也天下事理一而分殊殊途

而同歸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余嘗思之人性皆受於天天即畀以森然之理所謂性皆善也然不無高明沉潛之異故爲之剛克柔克焉學問之功所以輔天而復性也後之學者不知天之所以爲天而遂欲其性之盡不是役而非此則遺本而急末至較量字句之間何啻千里之差耶嗚呼學問之道益難言之矣梅村李子佐郡之暇涵泳於斯道日深有拳拳錄一帙不泥成說不執已見與吾友識力見地若出一人要皆本諸天而生余讀而灑然曰若公者可謂善言學矣

程子云不學便老而衰余衰老日甚借公以勵然

光敬附數語以當面質

初五日

同人問姚江之學深切著明無復可疑然其身分造詣所謂二之中四之下者當在何等曰姚江之學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姚江豪傑之才適任之志當其昌言於逆瑾羣攻之時撻之朝而不悔意氣激烈文章節義迥出一時及其擯斥流離於萬里絕域形影孑立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於中勢限於外蓋吾之身已非吾有而何有於

吾身之外至於是而後知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
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惛吾之機械盜吾之聰
明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
則姚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
之人至於今而不怠姚江之時念菴接踵而起念
菴眞姚江知巳姚江功人

初六日

與李梅村　昨見論學者瞞責姚江初亦甚怪繼而
思之亦不足怪也羅文恭之言曰正學之明獨在
孔孟之時而其後莫盛於宋然夫子方且責原壤

惡鄉愿而病異端楊墨之辨孟子自謂出於不得已二程朱陸之於佛往往若敵壘之吾侵而及其身不免於偽學之禁又何怪乎今日之睚眥姚江也哉有欲與老公祖者候而府尚之鄭生駿臣一字弁致辯在彼字中余故不再贅也

又言睚眥姚江之人向來與祖鄉共講學之人也今怡鄉絕非前日之見拳拳餘序亦可謂老公祖知已

初七日

宋輿賂孝廉問行不著習不察如何是著察曰莫草

廬謂諸葛孔明爲行不著習不察之人余謂孔明舍孫曹而事昭烈著莫著於此察莫察於此草廬以宋孝廉而事元恐亦不免爲不著不察

初十日

復戴定園　霖老來悉道況淸嘉殊慰懸結翰敎遠註恍如被襟促膝於滄游之間也今老夫九十有二念吾汝亦六十有八千里相隔覿面維艱耿耿寸心兩地可信者惟此共學一事是非毀譽擣之已明疾病死生守之愈固返顧生平雖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化　理二字衡準

經緯原是千聖眞血脈非語言文字本當故說箇
心即在事上見說箇已即在人上見說高遠在卑
邇上見說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厲不敢將就
冒認者只是愼獨而已數十年來奉教於師友者
以此印證於同學者亦以此則如貲達力駁姚江
之言本勝氣所鼓扇並不曾識認[illegible]處安面目亦
奚足怪我輩可因之而益勵燈光耳草率作報幸
知已教之

十一日

重修太室山法王寺記　太室之中有所謂大法王

寺者由來舊矣自兵燹頹仍梵剎佛宇雜之荊榛瓦礫釋氏適菴自江右挂錫於此覆土誅茅蕭然自適嘗過余夏峯叩其所學蓋釋其服而儒其心者也心竊計之辛亥冬金壇蔣虎臣太史竣畿輔督學事迂道過我將渡黃河問二室之勝訪適菴於法王寺與之語連日夜傾倒之移書於中州學使史君雲犬暨兩河藩臬諸使者共醵金數百俾飭其舊剎與居寄接衆之所規制宏壯亦云備矣工既訖適菴走字乞余一言以勒之石余迂且老素守先儒之訓於佛氏之學未有所窺烏可

以爲此言因憶高陽孫文正言與一宰官暨一老衲遊西山坐中老衲講中庸宰官講楞嚴意與勃勃不自已兩人問文正何無一言文正曰適見一異事秀才忽變爲僧僧忽變爲秀才兩人大笑而去虎臣究心內典所至與方外爲緣而其行徑儼然一苦行老頭陀毫無沾滯於去來之故眞所謂秀才而老禪者適菴淵心和平敢依儒業所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實致力於日用倫常間其友嘗舉許文正能令老僧與儒適菴默然笑其非知我者余知其意有在矣余嘗與友人言法各爲用至

學術之辨毫釐千里不敢稍有馳越以開後人擬
議之端獨是入世出世之界天地生生之心分爲
生生者太極也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共分一太
極人日由其中而不自知聖人見其道於太極流
行之際佛氏見其道於太極寂靜之中流行之際
理歸於有而實寂靜之中理源於無而虛有無虛
實之際此所謂毫釐之辨也遂卷能從無而見其
有從虛而見其實此老夫之所望者至修建始末
學使史君已有貞珉紀之不再贅將虎臣公諱超
丁亥進士官翰林院修撰署理順天學政自太宰

遊峨嵋山而卒史公諱逸裘乙未進士官河南河省學政僉事適菴澤名宏肅落成於康熙癸丑之

■

十二日

爲學文　無窮身世有用精神日圖晏安積成暴棄時爲警省漸入精微古人吃飯著衣便是盡性至命吾人談天論地總非行已立身日用之功性靜心可入學問之道非勝氣能參讀有字書要省無字理學而時書習何事與逝者如斯斯何物也天地之大猶有憾夫婦之愚可造端三月不違愈見

不足日月之至儘有可觀富貴利達人一轉念即

豪傑矩行法言士聊步泥死凡民賦性原同因習

而遂降才雖異情發豈殊夜氣猶存當默省梏亡

我者何事雞鳴而起急追尋舜跖分者何途但求

放心要在責志功有深淺理無精粗誦詩讀書無

業不妨德業學詩學禮獨聞亦是共聞父兄師友

之間反躬無愧起居飲食之際樂趣何窮仰望同

人告教小子

題壁　人生最繫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忽

者見在夫過去已成逝亦無容繫戀未來茫如捕

風無可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illegible]行時止自有當然之事應盡之忠乃悠悠忽忽姑待之異日諉責於他人歲月虛擲壯懷空老良可浩歎

蘇門遺事序　入夏峯集

遺事凡例三則　入夏峯集

十二日

修葺臺安樂窩識　蘇門山水甲天下固不借靈於公和一臺堯夫一窩也然蘇山蘇水不知閱幾千百年甯有幾公和幾堯夫哉公和當晉季無妻子史氏稱之曰好讀書撫一絃琴性無恚怒與嵇康

數言深得大易之旨夫豈不言也哉其默足容主忩和方稱足色耳尭夫讀書百泉之上志堅意苦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就席者數年寓名安樂蓋中心安焉而後樂心不安則不得樂也夫安豈易言哉一念之私一事之僞更有惡於志而疚於心者尭夫之樂固即孔顏之樂與此二子者所稱千古士也予嘗薦蘋藻思希異代之知俛首思之忩和不言而我多言尭夫猶升天之秘而我識闇若此者二子之所棄也然二子雖予棄而我之皈依二子嘗益切故對遺像若親承教旨焉今臺與窩創

建毀久且見傾圮一傾圮而蘇山蘇水未免黯焉無色矯止愚咻無所仰承如思親亭聚遠亭皆在百泉之上載在縣志甚明今過求其跡多湮沒埋滅不可考詢之土著皆茫然莫知其始嗟乎風雨所侵愈久愈圮而復之愈難則臺與亭之終爲二亭也且有其勢夫土木兵燹之墟歷數百年於今有興則有廢有創則有壞至壞矣然後待維且挽之者而後興豈不以其人歟王拔君亮教新學宮輝士永賴新晉宋兩處士之基費十之一二耳徭且與蘇山蘇水並風教之存敢望諸大夫之識治

體者

十三日

步涉橋記畧　共城之南有村曰西夏峯爲輝新孔道每夏秋山水暴發溝澗水集架木爲橋行人病之順治己亥本村茂才郭守一斜附近好義者易木爲石橋工竣材不期月而橋成借余言以記顛末余謂之曰今之世好新務奇以驚惑愚人之耳目或淫祠或梵剎動費千萬金窮鄉下邑擊鼓奔赴甚至儼然士林號稱知禮者皆附會恐後偶有一二以稍異則譁然譏議不以爲病狂喪心則嗤

爲迂闊不達時務此正道壅塞而不行其爲非道今欲正人心厚風俗不必遠求就目前方便以從杠輿梁濟行人以濬渠築隄防水患老幼咸所賴輸資爭先助力不惜費不憚勞即此便是厚風俗維人心之大端繇此而鄉井可復之義愚夫婦共具之知能一人倡之衆人和之相傚成風習焉若性誰謂晚近非三代乎哉今始知考工一書無往非關人心風俗之意於此修橋之舉鼓舞恐後則凡爲正言行正事皆如此橋可幾此橋成於閏三月十三日此係順治十七年作誤入於此

十四山

蘇門山　蘇門之山錚錚奇章木不生色蕭然洞爲
博得古今傳幽尋由來在百泉百泉奇絶自生姸
山不在高靈在仙更有名人躡後先靈脈原自逺
山延千里相望幾盤旋應有高人得其全

咏嘯臺　長嘯山頭尋最奇清譚叢裏別開基遺康
數語深於易喜怒不形亦我師

咏餓夫墓　嘯臺一餓夫素守清鑿志同人誦孤詣
行道討且喟一客向予言擬人失其類欲追探蘊
人情事已迴異之子無死法千古何所貴予謂人

盡生誰解生之事人亦莫不死誰識死之義生也
淡觀生塵好無一 嗜所惡甚於死故不爲死惕惻
隱輿遊惡兩念迴環積苟食即苟生潑死復手示
齋門來依予故園竟絕意怪癖未足多深操亘非
易客子聞予言爲下數行淚拭淚復沾衣濕染空
山萃

遊百泉諸大夫廢園 遲我來遊三十年園林臺榭
半穨然靈泉珠吐仍依舊假者難眞眞者全

誠詮孫蘆示在家在外諸子若孫 陶公最賢達惓
懷在五子汪叟發陽入此懷倍難已責子更責孫

但恐荒書史非欲騁詞翰詩書養其恥物誘苟未深立身從伊始毋輕觸舌鋒務慎所自起勿輕啓機心害還中於己留得一分樸留得一分理涯收欣光榮親知推嘉羨爾曹各思之我心已千里

十五日

懷慶三子來從遊各求二字以爲命名之意余字之以盟雲盟石盟嶽或曰嶽與石可盟也雲無定在何以盟曰雲故無體自無出有而變化形雨澤降故言天下之至變者莫如雲而庇萬物者亦莫如雲曰卿雲曰慶雲承日光景焜有日之所其見覆

不可與盟乎況乎從古英雄豪傑皆以風雲之會

際遇之合而聲施不朽而顧不可與盟乎甚矣人

之狃所見而忽所不見蓋可見者有盡而不可見

者無盡也知無盡之義者可與言學矣

寸步心印

題三盧詩有引　余來蘇門近三十年矣魏蓮陸築室

於兼山堂東側題曰尋亭盧男晁林茅於闌異巷

之左題曰耽且軒劉公献築茅於孟城題曰留琴

堂三君子或預年類來或數月一來或數年一來

總之眷戀衰殘歸之意因題一絕寄我停雲

夏峯偃臥廿餘霜三寸何來簑舍傍孰立留琴與
立壽後人指點更風光
十七日
百泉記畧　稿遺佚
十八日
思親亭考　共城人物載在詩書者男則高子子羔
女則共姜此一鄉領袖天下後世所瞻望者也共
姜有祠而高子無祠是亦缺典然高子祀於孔廟
矣俎豆在天下在萬世即不祠不見少也若思親之
亭者雖不可以例高子不可以無考考之以興孝

也亦所以崇許文正也文正時與門人知姚登臨歌呼於蘇山之巔歷多年所後其子師可官衛輝路總管時履其地而憶其親之語言行事恍若見其親焉爲亭以寄所思亭在百泉之上景遠亭之前二亭俱廢獨有文正門人白僉事棟之記在夫亭固師可之亭也而思親之心則天下人心之同然也白子爲之記而思其師兼思其親淋漓感動於筆下凡讀者未有不興起故謂思親亭不可無考一考之而文正父子師弟之面目全呈亭已儼然聳峙於蘇山之麓矣余因亭之廢也而考其故址

爲興孝之思又不能不致慨於忠烈士之無蹟可考者史稱宗澤招太行忠義之士十數萬澤沒武穆南渡所遺兩河忠義士避難山中有終元之世未入版籍者予心欽其烈不能不憾於文獻之不足耶

二十日

兩文正考　兩文正者耶律晉卿與許平仲也二公前後居蘇門仕元功最大史載其詳姚文獻樞與其姪燧子煒居輝以化民成俗子孫世爲避入故有專祠晉卿之遺蹟雖梅溪之名尙在而無片椽

以寄其遐思平仲僅止有思親亭碑石在閣壯繆祠中碑云亭在晉卿祠東隅今兩祠俱無所存者此一碣耳抑知兩文正之在蘇門固非尋常可比擬也崔子鈍之言曰元有三儒許平仲之興學耶律晉卿之諫殺劉靜修之不仕三人而已夫學不興則民彝亂矣殺不止則民命戕矣覩化民成俗於一鄉一隅者其功德當更何如三儒者所稱一代之人傑終元百餘載而有其三百泉一片地遂獲其二百泉亦幸矣哉孫修嘗有言徑得西山無爽氣只因少我一茅廬則賓人於山水如人之有

滑山水於賢人如人之有眼眼與骨豈有待於人乎

二十一日

竹林七賢考　七賢者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劉伶王戎也

二十二日

雜風議　有一代之風俗有一國之風俗有一隅之風俗山川所鍾氣習所向所漸摩久而無變相率遂成固然不知風俗亦何嘗之有以仁帥者以仁從以暴帥者以暴從姚許諸君子帥之之道也輝舊

志言君子崇尚禮文小人好飲而直婚姻喪葬有相周之義縉紳詩書絃誦涵濡淡洽文物彬彬視昔稱盛此或姚許諸君子化成之日乎今世道喪澌風日漓非敢輕言俗澆爲姚許者正不容自諉其維挽之責也夫道莫大於興孝興弟事莫重於養生送死然此固人心之同然第不觸則不見耳粤西孝子七千里徒步尋親一經拈出入人有興孝之思吾鄉趙廷桂者一愚民耳嘗封骨愈母疾子爲築廬以居一郭姓者請解衣觀之驚曰爾於母如此耶小人與母時有觸忤今而後無敢

犯矣夫誰使之哉王老生者因飢寒而病病而死

其子若孫數口將爲溝中瘠借孫紹開一言而衆

爲賻之死得葬而生者免於飢寒某廣文老而無

子諸大夫食之衣之且時饗之以酒肉白溝張有

道客死亦諸大夫葬之題其塚曰遺民張某中墓

此數事在諸大夫無意爲姚許而實姚許化民成

俗之事予固曰風俗之偷有司與士大夫不能無

咎而深有慕於姚許諸君子故不能不致望今之

爲姚許者

救時議　王孝廉遵道之言曰輝邑昔稱豐富士厚

民俗士敦樸而鮮浮言民安樂而羞健訟薦紳
輝者止於耕理而有餘不則一蒲鞭而無不足治
至於今大非昔比矣昔豐富今漸貧瘠矣昔安土
今漸流亡矣昔化國今漸愁民矣昔主勝客今客
役主矣昔甲不累乙今羊代牛死矣斯言也三十
年前窮已先見昔所云漸者今成不返之勢矣客
役主甚另有議羊代牛死當日不知何指今如豆
草號馬等類恰中其言夫豆草軍需所繫自宜銷
算正糧號爲額設有定豈宜重累里下今非不銷
算也而供草供豆之入不得蒙其利非有意遺累

也而買馬僱馬之役仍費受其害東支西補無所不為百孔千瘡由此而出予謂一事有一事之本末當局者既非為私橐之潤便當為公溥之謀酌事機之重輕量時勢之急緩合盤打算徹底澄清務絕影射之姦痛懲貪頑之習庶甲不至於累乙而牛可免於羊代語云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輝民此日要深厝火痛比逆堂焚林而獵今已不堪竭澤而漁後將安繼乎敬以質之仁人君子

二十四日

荒田議　縣之四境獨西面遼闊遥望西山一帶翠色撲人嘗閒步柳陰下小橋流水稻秀蓮實疑江南不是過未幾淫雨漂沒連歲不登數里外一望盡成茂草農人終歲勤動尚不能支而田既荒蕪耕墾無力租賦又復相迫勢不得不逃一家逃所遺地糧累及族屬族屬各不能自顧豈堪代人賠累不能不與之俱逃逃亡愈衆而地之荒蕪愈多有司按籍徵糧糧不能完則官受累那移補湊苟且權宜迨至那無可那湊無可湊王令迭以縊死吳令又以鬱死嗟此二君其孰使之至此哉民窮

財盡荒地之累此其入揣至闔縣之受累并代生
死者又不知凡幾也上臺諸公有軫念民艱方欲
入告除荒爲民請命轉盼開荒之檄又下矣議
除者意在蘇民議開者意在裕國此固各有說焉
當救死不贍之時而責之以急公赴義之事民誰
與我嚴意目前宜急議除荒荒除矣則民之復業
者必衆復業者衆則荒不期開而自開民與國兩
有利焉望當路之仁人君子以一身一家視之同
心以救此一方民輝事庶乎其可爲也

貢院讓　入蘇門祀事

二十八日

輝邑西有白雲寺佛刹幽鉅泉洌而林樾遊人往往稱之余嘗於文安王孝子尋父遇於此寺而海內因是皆知白雲之名顧地徇借人以顯哉

王原文安人父珣以不能支門戸逃跡輝縣之夢覺寺依法林長老二十餘年原幼不識父面甫受室即別母尋訪其父數年歷盡艱苦相見號泣挽歸一家相聚可謂誠孝之心無忝所生矣

二十九日

徵君孫先生考終錄

趙御衆

門人鍾壓士較輯

後學王郵

第四孫滄

九世孫世玫 同錄

御衆仲春望後過夏峰候

先生函丈晚侍食　先生能飲酒食肉但音聲不甚爽亮但痰在喉吻間未敢有請罷寢所次早　先生盥沐畢呼　御衆至座前曰汝如許年來磨鍊過亦不易到此向後當更勉之以說可欲之謂善章其畧云

人性本善自形隔氣分而重之以習非學無以復性
只爭有諸已無諸已是分途處千聖萬賢都從有諸
己三字立基惟有諸已則天理必存人欲必去乃日
積月累至于充實田地然充實猶可爲也充實之極
則積深而左右逢源至於光輝將見睟面盎背有原
有本出於自然不可爲也孔門冉閔也到充實田地
顏曾便到光輝田地若化若神非老夫子不能答夫
子設論人之言入衛子貢疑之子曰惡是非誠也此
便是夫子精義入神聖不可知處若以神爲幻渺不
可測識如世人所謂鬼神之神失之遠矣起手是有

諸已到了手仍是有諸已亦曰熟之而已矣 御泉側聽教誨亦以爲誨人不倦如平時提撕耳及渡河而南忽接四月廿一日訃音始痛前此之言是徹底打開告永別遺訓語也踉蹌奔哭已成莫追所幸 先生第四孫濬及同學鍾子國士自初疾至屬纊一言一動皆從傍記錄因得共爲訂輯彙成一帙見 先生於生死委順之間爲不愧不怍之實際名曰考終錄云

歲乙卯三月

先生偶感風寒遂不甘食雖飲酒少許一日假寐覺曰

適夢高薦馨來爲吾拜喜且曰先生已得官矣爲辭
吾老門生作古年餘今謂吾得官其歲在龍蛇之兆
予因手書曰讀中云學問以了達生死爲極詣然世
之所謂了達生死者輕生輕死非真能了達生死也
真能達生死者則生不徒生而生足取重於世死不
徒死而死足取重於世聖門諸賢顏子克復而天下
歸仁一問視聽言動之目則請事斯語由雖在四友
六侍之列然未知生焉知死如由也而能承嘗夫子
必不曰不得其死然了達生死者必不能忘吾父母
所遺之體目能視視違明耳能聽聽違聰口能言言

還從四體能動動還理是之謂天下之大孝唯天下之仁人乃能爲天下之孝子言能自重其父母之所遺也　至十二日又手書日譜云吾十有五章是夫子自書年譜也孟子願學孔子可欲之謂善章是孟子爲孔子寫神也可欲之善是孔子志學之年也有諸已則立矣充實之美則不惑矣充實而有光輝則天命流行有威有儀矣大而化聖而不可知則耳順從心矣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非孔子孰能當此而快愉乎余謂充實可爲也光輝不可爲也威儀在學修術保之後我輩爲學亦只在立與不惑上著手下

學而上達在其中矣　十七日又手書朱陸流弊二則於日語中朱陸流弊先生嘗言之矣於此又諄諄言者恐人不識朱并不識陸耳做冊已詳故不錄十九日郡丞李梅村公令其子對來贄因請學問入門先生答云君家庭訓得之極真今益以一言學而時習悅樂不慍所以存養此心勿令之放也聖門學問功夫總之是求仁語顏子克復而天下歸一歸不復違則心存而不放存誠以閑邪也須從深造自得則居安資深而左右逢源所以忘憂忘食而忘老日月之至至之將依於仁也而至之前至之後非取仁則襲義耳豈可與終食不違者同日語哉陽明

之言曰諸公在此講學志到底成一個義襲而取羅念菴病除將就胃認正是對症請以質之先訓二十四日先生第十二孫濂乳名桐哥以脾病久忽感傷寒嘔血殤先生痛悼不禁因手書數言於譜中云四孫一冒應童子試當赴府試孫洛孫以其弟濂久困於病不忍去老夫聞而責曰不去殿去是日從殤此兒雖十一歲儼如成人能行孝愛親從兄孺慕正切老夫薄德慧者夭亡夫復何言則日以下殤禮葬之

先生是日飲食愈少至二十八日門人歷國士自粵懷歸入拜先生曰爾徒桐哥竟死矣飯至不舉匕閩士含淚不

孜吝隨退　二十九日王溫石自穎州歸持其父象
航公與先生書讀之甚喜　王獻甫寄書爲其父玉
脩求傳先生諾之　三十日晚先生體忽寒熱傾之
汗出至四月初一日有客問禪多妙旨先生應有所
得請求指示先生曰近得一語實爲要訣但未敢指
以示人客再拜請答曰許平仲能化老僧還俗此讀
通徹天德王道一齊了貫亦不必逃亦不必歸挽此
人倫日用世界其游于光天化日之下豈非絕妙要
訣乎先生自是日遂不粒食諸子及孫曾等皆侍寢
二日衛輝太守程公念伊送郡公雪海手書自遂

東至先生手跋數行云充夫日益裒天地生生之氣不以遲阻不以老聞千古聖學皆本諸天我輩果信得及無往非光天化日便省許多葛藤矣自是日常吟旅館寒燈獨不眠與月落鴻啼霜滿天二絕句

四日劉公六任聯璧郭公望周興承四先生來視疾榻前不能多言猶出郡丞李梅村公手書與四先生講論先生自絕粒後氣雖弱每早必盥沐憑几少時至屬纊不廢　五日門人王琛來視疾先生云病棘矣琛診脈曰無妨先生曰氣弱

六日鍾國士至榻前省問先生命看冢脈雲游雨公手書云此正好驗學問得力處　七日曲周王廣

生名體健攜門人申涵光札來贄是晚先生次孫淦
亦自汴歸先生甚喜乃進所攜梨膏等物食皆不甘
八日晨起坐口授與廣生一則云君篤信虛衷不
遠數百里見顧老夫因憶在江村時得交令先君子
去冬兩雪次公中翰在祝夏峯三世交情儼然目前
自顧老病數日不能飲食遂不能與之言念學問在
躬不在口區區一得之見只隨時隨處體認天理此
外更無他說我輩試自認如何是天理天理是如何
體認則一切可相忘於無言矣授言畢淦乃前啓云
昨在汴聽方郡村且語淦令候至意先生云郡村爲

詩答云是坦菴先生之子先生云他是左浮丘家人

九日門人崔蔚村自都門寄書至乃令一孫口誦尋復索觀覩之 十日袁太徵先生復來視疾按先生自感疾來皆仲子奏雅與袁先生商訂方劑奏雅精醫理以先生夙有入秋脾胃之症因肆力于岐黃先生無違和服其藥輒效至是見先生病作不敢擅已見恐誤乃與袁先生斟酌焉先生氣益弱從此日後遂不能下牀然每晨猶必盥沐令人扶起坐移時雖便溺亦必令扶掖下榻其不苟如此 十一日邑侯周公遣使來問疾 十二日又遣役來問是日冀渭公先生扶病來視疾 邑丞李梅村公以書來問疾 十三日邑侯周公太翁偕其孫倩劉長

人來視疾太守程念伊公遣人來問疾　十四日蘇環中先生令其子姪來問疾復寫書相候並訊及蘇門社文　十五日門人耿極自同陞來省疾先生以不盡其掌作字不能辨乃命筆書綸云吾將逝矣此後勉之全在爾等勿讓人肩師率父題祖古之大題目須自己做一番　十六日病愈篤自絕粒食來唯日飲開眼湯梨汁數匙雖氣弱不能大言肰神理如平日通門人郭瀾熙來省疾命筆揮書示云保汝在此勉之非可讓人也既又執瀾熙手書掌中千秋二字　河道彭倍山公遣人來問疾　十七日諸孫環

侍親益至前令去帽以手拍其頂云勿外道因以手
書其掌中云○○○繰夫子之教○孝○○心多此
一○不可不知所書字有不識者不敢再問記之以語郎可識之字以會意可也既
又示長公立雅云你自是一個人要小心又論江村
二字江村處伯順先生也立雅爲受業高第示葵雅云有○用示望雅
尚雅云第七○○○大交○○之力示博雅云八望
汝甚切示韻雅云第十一 汝是個好男子勉之兒輩
不負汝也又示諸孫輩云孫宿有志又呼慶哥及曾
孫椿齡云 輩勿負汝祖不必我一一戒也 程太
守公念伊復遣人來候轉致直隸督學王消泉先生

相尚原札中有云孫徵君尚遺墨如舊碩果不盡使入景仰附此幽懷以志所思先生著書多種弟雖人竊望盡見寄以爲帳中之秘乃以家刻三種付之　十八日晨刻云病日已矣扶我起爲我拭床具衣冠當把酒少酌送我觀花門人暨諸子孫皆婉言以對先生首肯　少時熟睡及覺侍側者曰適尹芝仙喬梓來觀疾乃出門矣先生曰我欲會你尹先生急遣使請問日再無相會之期矣爲我幸致周太公　王枚卜來盡其掌云勉力好做去又盡翻然而掌云老弟子勉　十九日先生云子豫病時令衆人俱退靜以休

息是學問實際乃披衣起坐片時自吟旅館寒燈獨
不眠之詩復微笑云眠的化為不眠不眠的化為眠
二十日晨刻先生云病來心中煩熱不得爽快程
明道云人有四百四病由不得自己是心須教由
自己因執雅手云你們不省我心裏從何處做功
夫是日次日雨尊得相聚一狀進之先生三那和一
既許覺喉中頓爽肤氣愈弱矣　二十一日秦雅診
脈甚平和唯左手三部微細已極扶坐片時午刻命
服衣加冠勿驚擾忽門人葉瀠來覲疾先生正坐
彌留猶執其手曰子新子新侍榻者恐增感觸令之

退菴領先生自視手足正襟遂瞑目長逝矣是爲乙
丣四月二十一日未時嗚呼山頹水壞誰能不悲哉
先生捐館容後三日方殮顏
色如生四肢柔和人皆異之
生以復性爲宗先生九十二年著書不下百萬餘言
無非上傳孔孟下接洛閩與天下後世究覺此心而
無如學者終日體性而不見性則虛無高妙之論害
之耳今所記錄先生言動眠息僅月餘事書觀者即
先生之百萬餘言矣夫病中指示物至隙哉言簡意
厚真精粹莊是先生與善之誠出於自然也誨子者
孫燈夜環侍藥嘗而進病愈而衰是臘下克孝之善

致於自然也賢大夫之存問鄉先生之省候以及親舊生徒祝禱不倦是在人同善之心發於自然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又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不鑿者自然之謂也外自然而言性命離以言道也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者也是錄也見先生與人無非率性而已矣自率其性以全其天晝夜之道通焉夫何生死之足云嗚呼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若先生者乃所謂考終命者與

侄某敬識

日譜錄存卷之三十六終

學聆居老志思

酌堂先生斧政

跋

同治甲戌廣平武酌堂前輩約同志十八人列與會者廿八
日譜行世先生裔孫士佩屢來索冬之杪老廬方徵
爲時見先仲兄華峯日記所作氏以爲心
以為我弱冠就外傅先李丹樵師遊是在時嘗書太
日頂路上用單行細楷撮舉一日言以以備他日觀
省如毋忘可紀即於是日書廣度二字曰一可

公敬先生日譜也今前
導使誠之士先覩為快伏願讀是書者
所知刊省吾身上一腳踏實之
即自秉筆而書之以不負先生埒
華怡悦持贈之盛情則家置一帙
仲兄名肇庸勝生丹旗等
居教授以終皆先生
不朽云鄉晚潞河

朱光衍尊